



# 父亲和他的烤烟

鲁延福

从小生活在大巴山深处，记事起家里就年年种烤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是我们老家那个村的村主任。乡上发展烤烟增加农民收入，但当时农民刚刚解决温饱，谁都不敢冒着一年收成的风险去种不能当饭吃的烤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那一年正月，父亲在区上参加完三千会后，带回一包烤烟种子。母亲有些担心，说只看过别人在房前屋后种几兜旱烟的，还没见谁家把这东西当庄稼种，如果没种成，这一大家人都得饿肚子。父亲刚开完会，满怀信心地给母亲做工作：一来我是村主任，我不带头，就更没人种；二来家里几个孩子上学，指望卖粮食供给给他们，怕是连个小学都供不起，区上说了，种烤烟有技术员指导，还包收购，应该是个赚钱的门路。

田的成活率。二段育苗结束，就要开始整理大田了。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农人的吆喝声响起来了，老黄牛哞哞声深邃而悠远，他们迈着坚实的步履，耕耘在黝黑的希望的田野上。不消几日，农人们就像一个高超的魔术师，把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唤醒。一行行整齐的地垄上覆盖着洁白的地膜，随弯就势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像是一队队士兵等待接受将军的检阅，只待暮春初夏时节的一场饱雨，农人们就抢抓时令把烟苗移栽进地。

种烤烟样样都难，最难得是大田移栽。难得不是技术，难得是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大田移栽一般都在四月底五月初，时令要得紧，墒情要求高。靠天吃饭的陕南，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是农人们最高兴不过的了。也有时候一等半个月不下雨，种烟的人们就着急了，急着烟苗进不了地。有时候好不容易抢墒栽进地里，又是十来天不下雨，看着单薄的叶子一天天枯萎，种烟的人们更是夜不能寐。记得有一年大旱，家里抢墒把烟苗移栽进地后，迟迟不见下雨，父亲又不回家，眼看着烟苗叶子干枯，患有气管炎的母亲每天从三四里开外的地方挑水浇地，七八亩烤烟，七八千株烟苗，母亲一步一丈量，一株一株浇灌，不知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我和姐姐周末放学回来，为了给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也去抬水浇灌烟苗。庄院附近的水井连基本的生活用水都供不住，我们只好到几里外的水沟去担水浇地。母亲心疼我们，怕中午晒着太阳，让我们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再去。那年初夏，崎岖的山路，黄昏的蝉鸣，姐姐担水吃力的背影，是我童年难忘的记忆，也是这年的亲身经历，让我感受到了水的珍贵和种烟的不易。

经过两个来月的大田生长，到了七八月份，就到了烤烟烘烤的季节了。烘烤也是很难的。既要体力，还要技术。每季的烤烟大约需要分八九次才能烘烤完毕，每次烘烤大约需要四五天。先是要把成熟的烤

烟分批采摘回来，这也是个技术活。得要认清哪些是成熟的叶子。叶子老了，烤出来叶子容易变黑；叶子嫩了，烤出来的叶子容易变青。能卖上好价钱的烟叶是金黄色的。炎热的夏天，在烟地里采摘烟叶是最难受的了。这时候，烟株约有六八分高，低头在地里采烟叶，又闷又热。家里的分工似乎是约定成俗的。母亲在地里打烟叶，父亲用背篓一捆一捆背回家里，我们姐弟在家里把烟叶编在长短一样的竹竿上，等待父亲把编好的烟叶装进烤烟炉里烘烤。烘烤技术决定成败，头几天火要小，慢慢升温，最后一天一夜是要完全烘干的，需要持续大火，烤烟的人整夜都要添火。父亲有文化，肯动脑子，很快就掌握了烘烤过程中的变黄、排潮、定色、干筋几个关键环节技术要点。种烤烟的第一年，父亲烘烤时谨慎的很，母亲都很少参与。到了后来，母亲也成了烤烟能手，父亲就不再时刻都去管了。再后来，父亲到外地当烤烟技术员，家里的烤烟就基本上是靠母亲安排完成了。

烟叶经过烘烤后，再从烟炉里取出来，一片一片的按色泽、长短进行分级，捆扎整齐，送到乡上的烟站等待收购。卖烟的时候，正是农家孩子等钱上学的时候，也是矛盾最为突出的时候，辛苦了一年，收成咋样，就要见分晓了。每天都有成群成队的烟农把烘烤好的烟叶送到烟站。烟农希望评个好等级，卖个好价钱。烟站收购员瞪大眼睛，怕等级给高了，调运时被降等级，造成烟站亏损。收烟的人都是烟草技术员，春季夏季在村子里发展面积、指导生产，秋季在烟站收购烟叶。父亲是村干部，和技术员们都很熟悉，但为了辛苦种下的烤烟能卖个好价钱，在卖烟的时候也喝尽所能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每次去卖烟的时候，父亲先把每捆烟叶根据自己评定的等级做上记号，轮到他了，首先把等级最低的那一捆拿来请收购员定级，如果定的是他理想的等级，他就继续把后面的烟叶按从低到高的次序逐捆上称，因

为后面的烟叶越来越好，只要第一称定的合理，后面都会达到理想的等级。这个经验屡试不爽，父亲有时就会很骄傲地和别人说，我这烟叶每到最后一捆的时候，烟站都不知给啥啥等级了。父亲每次买自己的烟叶，都会赶快把同村一起来的烟叶也给帮忙招呼卖完才走。

种烤烟的第一年，我们两三亩的收入就超过千元了，那时候千元收入在农村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乡村通讯员把父亲带头种烟的事迹写成稿子，发表在地区的报纸上，让父亲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还火了一把。

父亲对烤烟充满了期望，在村子种烤烟十来年，他外出做了烤烟技术员，母亲继续在家种烤烟，烤烟是我们家二十多年的主要经济来源，种烤烟的收入供养我们完成学业，走出大山，走向社会。每年过年，父亲都会很虔诚的在烤烟炉上贴一副对联，上联是炉中聚宝无其数，下联是库内存钱有万千，横批是炉中取宝。父亲也饱尝了种烤烟的种种艰辛。有一年，农民父亲有感而发赋《种烟》诗一首：育苗移栽进大田，管护烘烤紧相连。几间高堂何时闲，要等九月菊花残。

我参加工作后，勤劳的父母还继续种了十来年烤烟。尽管我们多次劝说不要再这么劳累了，但每次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父亲说，你们才参加工作，收入不高，需要开销的地方很多，我和你妈在家种点烤烟，还能给你们分担点，再说，不种烤烟还得种别的啥，总不能让土地荒着吧。父亲决定不再种烤烟，是在那年春节，听说我妻子怀孕了，他说今年少种点，让你妈去招呼你媳妇儿。后来，他在夜里又听到抽烟的弟弟经常咳嗽，他说不种了，坚决不种了，都不种烟了，看你戒得住不。虽然不种烤烟了，但父亲还是经常和我们唠叨烤烟，我们姐弟几个也喜欢和父母一起回忆那些关于种烤烟的岁月。

# 安康笔记

高涛

对于安康，早有期待，或者说，蓄谋已久。虽不很遥远，可到底没去过，安康这个名字又时常蝴蝶一样在耳旁飞来飞去。汉江，瀛湖，笔架山。在我的心里，早美得不像样子。汉水边那方秀美的山水就老萦住我，就这样惦记着安康，惦记着汉水边那个秀美的山城，惦记着“在水一方”“有位佳人”。

《陕西市政》杂志在安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终于有机会去了次安康。

出了高速客运站，外面停靠了几辆去城区的小中巴，一问说离市区还有6公里的路程，临窗而坐，看着外面，安康就这样扑面而来。

路并不宽，也鲜有高大醒目的建筑，沿街的门面有些古旧。后来，转了几条街，参观了城市建设方面的建筑。

安康的城墙低矮敦厚，说是为了阻挡洪水，洪水闹得凶时，几乎越过了城墙，就连城市最大的广场也一片汪洋。当地城建局一位同志指着广场和一边的大门房说，去年发大水时，这一片整个让水淹了。他说，当地人早习惯了，也见惯了不惊了，眼看着洪水淹没了到二楼，三楼的人还坐在楼道上弹二胡。在他们眼里洪水不是猛兽，而是一缕划过水面的清风。

街上的车辆和行人稀拉，这一点，和银川有点像，可银川要富丽多了，相比之下，安康就清雅多了。

小饭馆的菜是纯天然，豆芽黄瘦瘦的，一看就没被尿素水浸泡过，豆腐吃起来更是爽口，满满的一碗“菜豆腐”才一块五，便宜得让人咋舌，一小盘“蒸面”比西安一大碗还要多，价格却低好多。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全是那么的好吃。

都说安康的女子水灵，秀美。高速车上的女乘务员一个个月清目秀，温婉可人，就连会议室端茶倒水的服务员也颇有几分秀气。后来又转到街上转了几圈，拿目光织成的网去打捞美女，只叹长了两只眼睛，看不过来。导游艾丽是一位当地女子，眼睛黑亮，睫毛动人，一说话就笑，一笑两个酒窝就深下去。在我一再鼓动下，她唱了一首《那在对门唱山歌》，歌声飞出车窗，花瓣一样撒了一路。

安康的美说到底在于她的秀美的景色。

晚饭后，会务组组织大家去汉江边欣赏夜景，五光十色的灯光映射在江水中，把一江的水染得斑斓多姿，妖娆万般。

立在江边，微风轻轻掠过江面，吹拂在脸颊上，江水在岸边激出朵朵细碎的浪花，水雾和着清风，格外的清爽。

河边，女人在月光下洗衣服，孩子们则在水边戏水嬉笑，一对对情侣依偎在一起窃窃私语，游客忙着把夜色装进自己的镜头。就连月亮也耐不住寂寞，偷偷跑出来凑热闹了，圆白的脸蛋偶尔会被云层遮住，越发朦胧得如同一位“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少女了。

不远处，安澜公园里的塔在银色灯光的簇拥下，显得异常的华贵典雅，站在塔顶，俯视夜色中的汉江，就更璀璨了。

说起安康的“秀水”，最美是瀛湖。瀛湖为人工湖，水深及七十米以上，湖水碧绿清澈，周边群山环绕，湖心小岛上，有塔，有庙，有石，有竹。让人想起“清泉石上流，明月松间照”，“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来。上到湖心塔顶，远望瀛湖，瀛湖就像一幅山水画，乘船游览，人在舟中，舟在画里。

“秀水”在“青山”的怀抱里呢喃，“青山”把“秀水”当成梳妆的镜子。

安康的山要说南宫山，南宫山因形似笔架也叫笔架山。山上植被茂密，绿树成荫，石缝间，树根周围随处可见野花野草，黄的，紫的，红的，蓝的，白的，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挨挨挤挤，拾级而上，曲径通幽，满目青翠，浑身清凉。山上有庙，庙内供佛，香烟缭绕，四季不断。青山在云雾中忽隐忽现，时而朦胧，时而清晰，远远看去，活像一幅清淡的水墨画。安康就这样，宝石一样沉淀在我的记忆的湖水里了。



秋天 林莽 作

# 瀛湖

第 1238 期

# 秋风里 (外一首)

白荷

重复着，越来越深的秋色  
风是画笔牵引着思路  
万事皆可忘，唯不忘相思  
像一个荒谬的故事，清晰的脉络  
却不知从何处开言  
荒野中，那个在秋天相遇的章节  
被秋风凌乱成一个漫长而忧伤的叙事长诗  
带着浪漫的爱情色彩  
不相信秋风的无情，每个夜晚  
她都会提笔临摹，描摹那隔世离空的空额  
只是那个被刻画在诗句里的灵魂  
何时才能清醒

一遍遍，她揭开被风吹乱的长发  
强迫自己去接受窗外的秋色  
遇见  
草绿草又黄，每日里走来走去  
却不肯驻足多看一眼  
而它们从不在意外人的眼光  
自信地成长衰败，而我却在  
越来越深的岁月里畏惧着  
一根白发，一条皱纹，甚至于一面镜子  
当一个小女孩站在面前喊着阿姨  
缠着我问这问那，我才觉得  
如果每天都能遇到这些花草树木  
应该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吧

多年前，我到陕南山区办事，在一些农户家里见到用吊罐烧水做饭的生活场景，一下子惊呆了，驻足端详良久，感到非常新奇，竟不知那吊在高空被烟熏火燎的陶罐子是什么物？高高山瓦房的木梁上，一条粗实的绳子垂下来，在一方石砌的簇火之上，吊着一个可以进行自由升降的陶罐，里面咕嘟咕嘟闹吵着，浓浓的烟火气，把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乡生活熏染得有滋有味，活色生香。他们一家老小围着簇火，除了冬天烤火取暖外，平日三餐都是用吊罐做出。这种现象，在靠近巴蜀边境的那些村镇更为常见。后来，我专门找来当地的民俗专家请教，才知道那些被干柴烈火烧得黑乎乎的吊罐，基本上都是富硒土的创造。

于是，我便有了感慨：世界万物真是奇怪，当风遇见水便成就了浪花，当蝶遇见花便成就了春天，当茶遇见陶便成就了生活，当茶陶遇见建筑便成就了一个妙趣所在。说实话，如果不是到了紫阳，真的很难相信眼前所见这个建筑，竟是一个以晒为煤、茶陶联姻而起的一个富硒茶陶博物馆。

据我所知，这是目前中国汉江流域第一个具有收藏价值、研学意义和保护作用的茶陶展示综合体。

紫阳陶器制作历史悠久，是有史载和物证的。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因安康水库涉及紫阳县，安康地区文物普查工作队和陕西省考古队来紫阳进行文物普查和淹没区文化遗址抢救性发掘，在马家营、白马石、曹家坝、金坪等地发现大量的新石器遗址。现场出土的许多骨器、石器、陶器表明，在七千多年前，紫阳境内就已有陶器生产。由于此地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山清水秀，动植物资源丰富，适合古人类生存。到秦汉时期，汉水流域发达的农业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区，汉族、汉学等中国标志均发祥于此。紫阳富硒土层厚度达四十至五十米，富硒浓度适中，易于被植物吸收，不含有毒元素，同时还伴生锌、镉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优质、环保性、安全的养生功效和抗癌能力。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活地遍布汉水沿岸的冲积和缓坡阶地，这些地方依山傍水，土质肥沃，便于农耕和渔猎，人口繁殖较快，便集中形成了较大的聚落。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为紫阳境内的先民农耕渔猎和文明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固的物质保障，从而对谷物和肉食的加工、烹调、盛放和储存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正是这种需求，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慢慢创造出了陶器。

其中，汉王镇马家营陶器是紫阳境内新石器时期文化的代表，这里早期农业较为发达，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红陶、内黑外红陶、红陶、灰陶，还有少量的彩陶。部分陶器上刻有精美纹饰，如细绳纹、粗绳纹、戳纹和锥刺纹，在一些彩陶上还有鱼形纹。陶器品类有足三足器物、钵、碗、盆、罐、瓮、鼎、釜、球和纺轮等，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当时的人类先祖就已经开始熟练地制陶、烧陶、用陶了，周秦汉时期达到顶峰。尤其是，部分内黑外红的陶器制作技术，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堪称中国古代制陶史上的一个奇迹。

延至汉代，紫阳已出现了陶窑。位于汉江和任河交汇处的在曹家坝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三个汉代陶窑，一个典型的陶器作坊群在汉水沿岸形成。还有煨古小腊竹园的南北朝墓葬中，发现了与陶器密切相关的青瓷器残件。但自宋代以后，紫阳陶业呈现走下坡路的衰退状态，这一状态一直低迷持续到清初。主要原因是，宋代以后的中国基本经济区向东部的中原地区倾斜。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随着唐宋时期陶瓷烧制技术的迅猛提升，紫阳含有丰富铁元素的硒土很容易在高温下被烧化，因此紫阳陶随着其他地方耐高温的瓷器出现而受到冷落。到了明代，朝廷甚至对秦巴山区实行禁山政策，不准百姓居住，打击和抑制了包括制陶在内的各种产业的大力发展。另外，巴山一带历来是农民起义的多发地，频繁战乱和杀戮导致当地人、财、物大量损失，紫阳人口锐减，百业凋敝，陶业也无法幸免。清初，陕南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清政府为达到“足额赋而裕国用”的目的，在陕南实行“招徕流徙，尽辟荒芜，生聚繁衍”，“轻徭薄赋，相与休息”的政策鼓励民众生育和劳动生产，陶业才如枯木逢春，重焕生机。

清朝在乾隆以后开始大规模向这一带移民，百工百业随之兴旺发达。乾隆初年，即有湖南移民姜氏家族在白马石办起陶业手工作坊，至今已近三百年历史。姜氏后人几乎家家都精于此业，家庭作坊甚多。作坊位于白马石下游三里地的汉江北岸，山峦起伏，烧制车间顺山势一字排开。稍大的作坊，制作陶胚半月可成一窑，每窑装一、两千件，产品有坛、罐、缸、壶、盆等，凡家庭生活用品无所不有，其釉为金黄、酱紫等色，较为古朴雅观，远销到安康、汉中等地。此外还有龙王潭、金坪等地的作坊，均兴于清代前期，产销两旺，成为当地的一项主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陶业经营中来，互相帮配，合理分工，统筹兼顾，盛极一时。

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到来，陪伴了陕南人数千年的陶器，也被新兴的塑料、铜铁等生活器具所代替，紫阳陶器生产几近绝迹，甚至连出售陶器的商户都很难找到。可喜的是，如今紫阳城的汉江北岸有了一座集收藏、研究、教育、陈列展览富硒茶陶文化于一体的特色博物馆，终于可使这些掩埋历史烟尘深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归宿，实乃幸事。

茶陶一家，渊源已久。“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茶为良饮，陶是美器，晒乃宝物，皆为天地孕育的精华。紫阳境内以山地为主，生态环境优良，形成了降雨充沛、气温适中、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条件，为茶树生长发育提供了天然的良好基础。早在周代，紫阳茶就作为贡品被王公贵族享用。《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巴人助阵有功，武王封巴人“子”爵，作为回报，巴人则贡以茶叶，从此开茶叶为贡品的先河。汉阳陵出土的茶叶，据专家考证也是紫阳茶。唐代的“茶马互市”和宋明的“茶马法”出台，更为紫阳茶开辟广阔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二零零三年，陕西省档案馆在整理紫阳县清代正堂档案时，发现光绪三年由县令签发的关于在紫阳县催收贡茶的信票。该信票发生于二一八七七年，离清朝灭亡仅三十四年，这说明，紫阳茶贯穿于中国整个贡茶的历史，自始至终没有缺位。

巍巍秦巴出好茶，汨汨山泉涌好水，层层硒土制好陶。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一陶藏兴衰，一馆品古今，我们这些经常南来北跑的人，可能见过太多闪闪发光的奢侈品，花花绿绿的艺术品，玉雕的也好，金铸的也罢，那能吃得吗？当然不能。外表光鲜好看的东西往往不太实用，这是造物主给人类定的法则和游戏。所以，再朴拙的陶器也能进入高雅殿堂，再高贵的金玉也会沦为玩物。这个很有趣的命题，现在全被压缩在了一个土生土“器”的博物馆里，一排排像模像样的摆放着，任人鉴赏和评说。

陶，源于土，融于水，淬于火，塑于人工，成于天意，每一片陶都蕴含着先人的气息和自然的馈赠，是人类追求幸福、迈向文明的见证。我时常在那些静止不动、形态各异的陶器前驻足，想看个究竟。多少次，看着看着竟迈不开眼了，仿佛整个身心被那些物件紧紧地包围着。我不知道，究竟是在收藏古物，还是古物在收藏人？总觉得这世界实在是太高深莫测、神秘可怕，可怕的不是那些活蹦乱跳的匆匆过客，而是那些一直躲在僻静角落默默修炼的生命——它们才是这世间最真的永恒啊。

这个晒陶馆的门口有六个字：等千年，只为你。直到看见这几个字，我的心才算稍稍平缓一些，一种历史对生命的感召油然而生，一种人与物的情怀扑面而来。就凭这句话，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真该到这里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你看到的不是那些古老的遗存，而是自己的灵魂！



# 紫阳读陶记

郑长春